

胡润百富

www.hurun.net

HURUN REPORT

引领由富及贵的格调



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· 独家

ARTLIST
胡润艺术榜

张洄

我相信艺术史已经有我的名字

Cradle to Grave Creativity

文 沈巖巖

关于自己的艺术，他的自我评价是：“我相信张洄在艺术史上已经有一笔了，它的痕迹有多深，还得看我后边的造化。一个人做一件好作品不算难，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作品。连续不断地经常性地做出好作品，这就是大师。”

张洄有一副标准装扮：戴一顶帽子，帽檐上架副眼镜。自称“上班族”的他，在采访那天说自己“今天到得有点晚了”，他和几个朋友合伙在外滩圆明园路开了家意大利餐馆，店名用的是费里尼的电影“八又二分之一”，前一天晚上他跟朋友们在即将开业的馆子里吃喝；而就在采访的这一天，多伦多香格里拉大酒店向他定制的超大型公共艺术《升腾》的最后一批组建已经运走。

问过孔子问基督

外滩美术馆的“问孔子”大展已经落幕，然而张洄宏大叙事的“天问”并没有结束，他正在筹备2012年在佛罗伦萨韦奇奥大皇宫博物馆的大展——“问基督”。

眼下，在张洄工作室的一间会议室里，韦奇奥大皇宫博物馆的微缩模型就摆在巨型实木办公桌上，张洄边指点边说：“博物馆前面是个大广场，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塑就放在这个门口，另一边是意大利最有名的露天雕塑广场，后边有个高达九十米的高塔……”

我问他：“那你可以在多大的面积里做展览？”他手一挥：“全部都可以用！”

韦奇奥大皇宫建造于1298年至1314年，是过去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市政厅，又被称为“旧宫”。2010年，达明·赫斯特(Damien Hirst)曾经在韦奇奥宫展出标志性作品：镶钻人类头骨——“为了上帝的爱”。张洄说：“那次他们只给了达明·赫斯特一个像厕所间一样的小空间，那不叫个展，是个小project。”而张洄的“问基督”，将是韦奇奥宫第一个大体量的当代艺术展。

眼下的争议环节，出在“问基督”这个主题名称上。博物馆策展人觉得“问基督”太敏感，在目前的欧洲环境下不可能找到赞助；而策展人提出的展名“灵魂与物质”，张洄又不认可，觉得这名称在艺术界太滥了，为此张洄又提出了两个名字，一曰“阿门”，一曰“基督万岁”，双方正在探讨中，张洄说：“如果‘问基督’肯定没法用，那么我要求必须要在后面两个备选名字中二选一。”

除了“问基督”大展，5月9日开始，一周之内，张洄有三个项目同时在多伦多开始。歌剧《塞魅丽》在多伦多公演；就在歌剧院的对面，是多伦多最高的酒店——香格里拉酒店，两年前，开发商和美术馆组成的艺术委员会在

全球海选了十位艺术家，最终张洄工作室的方案竞标成功，他们向张洄定制的巨大的公共艺术品已经完成，这件十八米长十几米高的超大作品名为“升腾”，材料是金属不锈钢拉丝，将永久摆放在酒店门口，《升腾》既具象又意象，有人觉得像一条龙，有人觉得是深山老林里的一个老树根，有人觉得是一个外来之物，这么一个庞大的在运动中的生命，有上千只鸽子围绕飞舞，有的飞到建筑上面，有的飞到大堂里边……另外，在多伦多的国家美术馆“安大略美术馆”，将有张洄的个展也在五月呈现。

7月份，伦敦白立方画廊也将有张洄的大型个展，这是白立方去年拿到的最新最大的空间，足有一千平米左右，张洄在此将展出诸多新作。

没有这个体量吓不住人

张洄工作室浩大无边，足有五十亩。中午12点，铃声响过，就见工人们三五成群走向食堂。食堂的风格很八十年代，八仙桌，条凳，墙上挂着马恩列斯毛的像，与时俱进，还有一张是胡锦涛。另一面墙上挂着居里夫人和鲁迅，唯一的一位艺术家像，是达芬奇。

2010年在尤伦斯展出的“希望隧道”火车，就停放在工作室里，当年展览的时候，张洄曾经表示，这件作品拍卖的钱，将捐赠灾区或者慈善机构。展览过后，曾经有两个有意向的人想来买这辆火车的，但出价太低，他没同意。在张洄心里，这辆从汶川地震灾区原封不动移植而来的火车应值一个亿，“差距太大的话，我觉得这钱捐出去没产生多大价值。”他说。

除了火车，2011年底《问孔子》展览里的那根巨木，也放在工作室里，这个作品并没有结束，因为白蚁们还在一点点“雕刻”这件作品，不知道何时蛀朽、蛀空，犹如沙漠、深山或者古丝绸之路上的大树残骸。关于这件作品的去向，张洄给了一个巨大的悬念：“眼下正在谈，不方便透露，但是，它会到一个新地方，你会想不到这件作品会被这个人收藏。”至于这个“神秘人”

张洄作品收藏者：

LVMH集团主席 Bernard Arnault
法国巴黎春天百货集团董事长 François Pinault
美国著名对冲基金 SAC 资本顾问公司掌门人 Steven Cohen
印尼华人 余德耀



究竟是谁，张洄卖起了关子：“这个人是国内的；这个人是个非常超级的大名人；是个影响中国的人，是个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人。”

自 2005 年归国并建立“张洄工作室”以来，作品的每一次亮相，几乎都有着惊人的体量。张洄戏言：“没有这个体量吓不住人啊”，未了正色道：“这是心中需要这个体量。当然艺术不能靠体量去讲话，一个好作品，适合用大体量的时候就要用大体量，不适合的时候用大体量也没用。”

不打字不上网不用电脑

每天的下午三点钟之前，张洄接待各路访客，三点之后，他独自遁入办公室，思索、工作，任何人不得打扰。作为老板，张洄是“霸道”的，一百多人为他工作，每个部门贯彻的都是他一个人的思想：“我是希望员工们都具备创意能力，但是不可能，每个人都有创意的活，那就没有我了，我就要去为他们制作了。”

这些年，有四位张洄特别喜欢的年轻艺术家分别离开了工作室：“我有点不舍得，后来我想我应该舍得，应该支持他们。”为此，在这些最优秀的艺术家离开的时候，张洄会再给他们带薪一年，也就是说，虽然他们不再为张洄工作了，但工作室每个月仍然给他们账上打钱。一年以后，如果他们中有人依然有困难，张洄还会继续资助。如果工作室在某个阶段创作急需人才的时候，一个电话，这些曾经的老员工就会拔刀相助。

而同时，张洄还是一个“古板”的老板，他不上网，只有一个 iPad，专用于团队给他的项目相关文件传输，他只在 iPad 上看这些内容，“我不需要获取资讯，我觉得最好的资讯就是你身边看到的東西，这个才跟你有关系。我一直保持着这种状态，才会永远有不断的想法出来。我认识的我周围的朋友，信息量最大的是最没创造力的、做的全是别人的东西，全是别人嚼剩的。”

而这个貌似“食古不化”的老板，却也是最关注年轻人的。目前，张洄工作室有一个部门专门研究年轻艺术家，搜集他们的资料。张洄说，对年轻艺术家的扶持和推动，也是今年的一个大计划，“力度会很大，现在正在运作的是市场调研和资金到位阶段。我个人会出资，包括一些大金融机构也会出资。”

不惑之年的另外一种打法

张洄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艺术家，谈到为世博会制作的《和谐谱》，他笑着说：“有很多专业的艺术圈的人，把我这个作品评为当年度

“

因为在国内做了这么多事情，我想让国内的观众休息一下，沉淀一下，等他们觉得这个艺术家怎么没声音的时候再重返国内。这是一个节奏，这个节奏要控制好。我做事的风格就是，要么大搞一下，不要小搞，小搞没什么意思。

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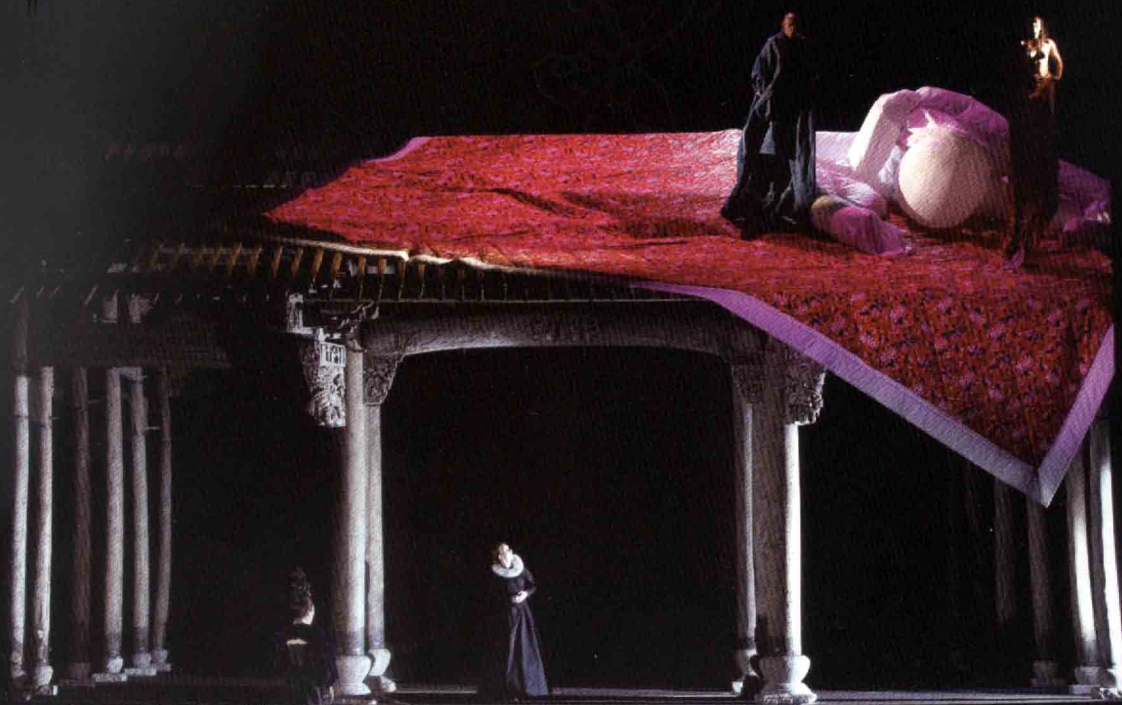
的金酸梅奖，说这个艺术家变了，变成爱吹捧的吹鼓手了。他们不知道艺术家到了不惑之年，是会用另外一种打法来跟这个社会、跟我们的生存环境建立一种关系。”

《和和谐谐》的两只熊猫，可以说，在形态上颠覆了对熊猫的传统描述与宣传，他们的样子不再那么温顺，而是一副随时准备格斗的模样，名字却叫“和与和谐”，张洄说，“为什么叫和谐？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不和谐，太不和谐了。说穿了，我们跟政府的理念是一样的，都要改变人民的生活，就是要把存在的问题提出来。”

最近在豆瓣网上，有一位神秘的“一杯生普洱”，挨个点评中国当代艺术家，在评点张洄的《第四件大事》一文中，作者翻起了历史旧账：“90年代中期，张冬明（注：张洄的原名）在中央美院参加进修班，学了一年，全班同学一起出钱要在中国美术馆做个展

览，张冬明偷偷表演了一个行为，结果这个展览被取缔了，钱也打了水漂。”

说起当年，张洄也笑了：“当时我的年龄是在二十六七岁，那时我的原则是：我做艺术，任何人不能阻碍我，我的表演艺术就是我的生命。父母说你不能做这个艺术了，那就不是我的父母，朋友说你不能做这个艺术，我就不认你这个朋友。这是当时我的背景。我没想到真会不让展了，做完表演后，美术馆领导让我马上撤离，我就打了个面的——这个是没有事先安排的——我叫了个面的回到工作室。第二天他们通知我让我写检查，说写完检查罚完款展览可以继续开，我写了检查，东拼西凑借了近两千元交罚款。检查和罚款都收走了，展览却不开展了。前几天我还在考虑这个事情，当时我还是做得太过了，影响了这帮朋友，有一天我会弥补这个事情，把他们重新找回来，我来出所有的费用，大家再一起做个展览。”



2009年张洄担任导演的歌剧《塞魅丽》在比利时皇家歌剧院首演